



香港樹仁大學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中國語言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401-2 畢業論文

論文題目：從心理分析論《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形象

指導教師：傅承洲

學生姓名：翁雪敏

學號：181026

遞交日期：20/5/2021

摘要：

賈寶玉這個人物的複雜性是小說塑造人物成功的一面，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多數研究論文中對於賈寶玉的“叛逆性”的爭議，有的認為其叛逆在於反抗封建制度的行為，具有封建時代民主進步的精神，但也有提出質疑的，認為賈寶玉是儒家傳統思想中孝道、君權的守護者，是個“紈袴子弟”、“享樂主義”者，叛逆性不符合實際。而寶玉的形象如何定性，論文擬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理論上以心理學為依歸，而論辯則從歸納文本，詮釋論證寶玉青春期成長的形象，從寶玉的恐懼成長、重新釐定“叛逆”之說以及寶玉成長的啟蒙悟道。

關鍵詞：賈寶玉、青春期、心理分析

目 錄

1. 前言	
4-6	
2. 文獻綜述	7-9
3. 正文	10-21
3.1 成長的恐懼——拒絕長大	10-13
3.2 成長的叛逆——懦弱與無能	13-16
3.3 成長的覺醒——啟蒙至悟道	17-20
4. 總結	7
5. 參考文獻	9

一、前言

賈寶玉這一形象刻畫，紅學權威周汝昌做過如下評述：《紅樓夢》真正的主角是誰？還是賈寶玉，離開了賈寶玉甚麼都沒有，作者寫別的人物都是為了寶玉。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實在寫得精采，他寫寶玉就採用鏡頭、多角度。¹可見描寫寶玉的手法的錯綜複雜，更有紅學家余英時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指出：“總而言之，大觀園理想世界的一切活動是環繞著寶玉這個中心展開”，也就是寶玉是全書的中心。對於這個中心人物的複雜性，在第十九回脂硯齋批道：

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又寫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不曾於世上親見這樣的人，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奇傳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顰兒處更為甚。其囫圇不解之中實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至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²

脂硯齋又說寶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其形象特殊性也就難以從中國古典小說中未能找到一個原型，所以在第十九回中，脂硯齋又批語云：

此皆寶玉心中意中確實之念，非前勉強之詞，所以謂今古未有之一人耳。聽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今古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光明正大，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痴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令他人徒加評論，總未摸著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³

從這也就帶出了寶玉性格之中的矛盾性，更有《紅樓夢》中所羅列的複雜個性：⁴

貶義詞語——帶有“嘲笑/非難/諷刺”等色彩	
1.瘋瘋癲癲、傻里傻氣、舉動異常	“瘋瘋癲癲”、“懵懂”、“呆病不改”、“淘氣”、“愚頑”、“淘氣憨頑”、“呆根子”、“傻孩子”、“呆性”、“傻頭傻腦”、“呆頭呆腦”、“瘋傻”、“傻子”、“瘋癲”等等

¹ 周汝昌，獻芹集——紅樓夢賞析叢話（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頁 305。

²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 152。

³ 同上註，頁 155。

⁴ [日]合山究著，陳翀譯，《《紅樓夢》新解：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頁 16-18。

2.與世格格不入、頑固不化	“稟性乖張”、“生情怪譎”、“頑童”、“孽根禍根”、“行動偏僻”、“業障”、“頑劣異常”、“迂闊詭怪”、“不肖的孽障”、“愚拙偏癖”、“苦命兒”、“混世魔王”、“該死的奴才”、“任情古怪”等
3.精神異常、人格障礙、癡情癡病	“性格異常”、“舊病”、“有一種下流癡病”、“舊毛病”、“癡兒”、“癡狂病”、“呆癡”、“呆爺”、“癡癡呆呆”、“痰迷”、“情癡情種”、“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弄的情色若癡，語言長亂，似染怔忡之病”等
4.懶惰幼稚、無男兒氣概、放蕩無賴	“愚蠢”、“裏頭糊塗”、“蠢物”、“無能”、“毫無志氣”、“不爭氣的兒子”、“一點剛性兒也沒有”、“憊懶人物”、“中看不中吃的”、“濁物”、“糊塗”、“放蕩弛縱，人性恣情”等
5.好色之徒，風流浪子	“淫魔”、“風月場中慣做工夫”、“好色之徒”等（語言上容易被誤認為一般意義的“好色”，但非如此）

褒義描寫——帶有“讚賞/稱譽”等色彩	
1.文學藝術上的天分極高，敏於洞察世故人情	“情性穎慧”、“本來穎悟”、“聰明文雅”、“聰明麗慧”、“聰明乖處，百個不及他一個”、“天分高明”等等
2.風彩神秀，談吐高雅，性格溫柔	“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形容出眾，舉止不凡”、“看其外貌，是個極好”、“言語清楚，談吐有致”、“天性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溫柔”等

因其矛盾性及複雜性，寶玉的研究層出不窮，因此無法簡單的下結論，為此，現時學術界大多從社會、倫理、哲學和文化學析，而從心理學對文本進行剖析尚不多見，而王國維似有捕捉到一絲關於精神分析學無意識的本能欲望，他提到：“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過此欲之發現也。此可知吾人之墮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惡也”。⁵帶有叔本華悲觀主義論點來闡釋生活的本質——欲，他引《紅樓夢》的第一百一十回賈寶玉遭和尚“點化”而放棄了寶玉，這個寶玉就是他的生活之欲，⁶所謂的寶玉，也就是“玉=欲=俗界（俗性）”，⁷雖然是以哲學作為標桿，但不可忽視心理分析中的欲望理念，從人物形象入手，而心理、精神也就似乎只有人才具備這種物質發展到最高級的智能境界，⁸研究人物心理，則不可不提從心理學角度解讀。此，尚有學者是從精神分析學角度剖析，有從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結構、俄狄浦斯情結研究寶玉形象，但因其理論之限未能盡展寶玉的多面性。所以揭示寶玉的精神內涵的自我矛盾之隱喻，也就是需要從他的思想、行動來展現此一形象的多層面。再者，“人的心底還有一個潛意識的層面，那是非理性、本性的世界。人為什麼有這樣那樣的煩惱，就是因為人物有二重性，內在的世界與外在的世界發生了矛盾”，⁹此衝突也要數青年期最為劇烈，“青年期處於兒童期與成年期之間，具有從兒童到成年人‘過渡期的存在’的特點”，¹⁰研究以程本的一百二十回的完整發展作批判，而整部《紅樓夢》寫的是寶玉大概從十來歲到十九歲九年間的事，¹¹寶玉正值此成長時期，青年時期的感受力是強而敏感，而“青年期是人生的最大危機期，同時也是被稱為第二次誕生的重要時期”，¹²需要歸納文本、吸納其他心理學的分析角度，從而學析賈寶玉的思想與形象。

⁵ 王國維，大師講堂學術經典 王國維講國學（北京：團結出版社，2019年），頁75-76。

⁶ 馮友蘭，馮友蘭文集 第12卷 中國哲學史新編 第5冊-第6冊（長春：長春出版社，2017年），頁342。

⁷ 歐麗娟，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台北：聯經，2017年），頁26。

“賈寶玉是整部石頭的故事……從石頭下凡、遊歷人間仙境到悟道出家，最終形成“神界——俗界——神界”的三階段模式。”

⁸ 周汝昌，《《紅樓夢》精神分析與比較研究》序，《昌濰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1996年），頁40。

⁹ 蔡益懷，小說，開門（香港：香港：天地圖書，2015年），頁134。

¹⁰ [日]關忠文著，周浙平譯，《青年心理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

¹¹ 傅承洲，戊戌集——宋元明清文學論稿，（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頁338。

¹² [日]關忠文著，王永麗，周浙平譯，《青年心理學》，頁6。

二、 文獻綜述

賈寶玉作為《紅樓夢》的主人公、關鍵人物，長期以來的爭議、批評不斷，据不完全统计，學術界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就賈寶玉的單篇論文就接近四百篇，¹³縱觀賈寶玉的研究之多，可見其思想之豐富多樣。

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賈寶玉形象的研究較少，大部分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為主的多數是期刊，當中多數是泛泛而論，未能集中展開賈寶玉的形象剖釋。有鄧雷、¹⁴焦瓊、¹⁵羅嗣亮、¹⁶張訓濤，¹⁷除了張訓濤的精神分析是源於弗洛伊德的《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的學術，偏向曹雪芹的自傳說法探討《紅樓夢》。其他三者都有論及賈寶玉的女兒觀，鄧雷主要是運用弗洛伊德的三重結構學（本我、自我、超我）考究賈寶玉的人格特徵：本能人格上喜歡親近女孩子，為了滿足自我的快樂而不得不尋求其他方式親近女孩，而超我則是對於女孩兒的愛護。與之類似的焦瓊通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對比研究賈寶玉與源氏公子一生的“情”、“欲”、“悲”、“奇”。但作者僅僅只是通過弗洛伊德的“潛意識論”和“俄狄浦斯王”說明寶玉對女兒的博愛以及對父親憎恨，但只是做到蜻蜓點水的表面陳述，而未能深入理論一一對照文本做出闡釋。羅嗣亮則扼要簡論精神分析學的角度：分別是《紅樓夢》與弗洛伊德所言“夢”的關係，以及弗氏三層心理結構說明黛玉形象以及賈寶玉的“俄狄浦斯情結”，在論述寶玉的戀母情結轉移至眾多女孩身上以及對男人的仇視，此論並沒有對“俄狄浦斯情結”此一說法進行詳細說明，只是空洞列舉文本。而馮陽、馬冀的〈《紅樓夢》潛意識表像描寫及其特徵〉¹⁸探討《紅樓夢》用夢、幻、癡、迷的藝術手法背後源自潛意識表象，其不僅是空界和界的紐帶，還是人物進入自我情感世界的載體，以潛意識說明寶玉為愛而生魔怔有可取處，但在論及寶玉的“潛意識”視角中的“覺”更似寫作中的五感之一，與理論割裂無法證明。

¹³ 尤海燕，〈20世紀賈寶玉研究綜述〉，《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2期(2013年4月)，頁5。

¹⁴ 鄧雷，賈寶玉人格精神分析批評，《凱裡學院學報》第31卷第3期(2003年)，頁103-105。

¹⁵ 焦瓊，何以如此泛愛多情——以佛洛德精神分析學說談賈寶玉與源氏公子形象，《文學界(理論版)》第12期(2010年)，頁58-59。

¹⁶ 羅嗣亮，精神分析學與《紅樓夢》賞析，《文學評論》第9期(2015年)，頁180-181。

¹⁷ 張訓濤，〈《紅樓夢》與精神分析〉，《江西社會科學》第11期(2011年)，頁109-112。

¹⁸ 馮陽，馬冀，〈《紅樓夢》潛意識表像描寫及其特徵〉，《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6年)，頁129-134。

張中良¹⁹與周曉琳²⁰則有些側重變態研究，張中認為寶玉的“癡”源於三種心理症（又稱神經症）：性心理移位（女性化）、性變態（同性戀）以及癲癇。周曉琳從“變態人格”和“異常心理”角度審視賈寶玉作為叛逆者的形象，當中包括“愛紅的癖好”、“生活女性化”、“性格女性化”以及“奇特的女性觀”，這些因素包含這先天以及後天潛藏的因素。

其他學說論述，周彩虹²¹以榮格分析心理學中的“人格面具”與“陰影”一組相互對立的原型意象分析甄寶玉和賈寶玉這兩個對應的角色，以並列的手法說明二者分別，學說運用具開創性。王春〈無能的天才——賈寶玉形象的精神分析〉²²通過霍爾奈的精神分析理論定義寶玉為選擇順從人格的處事人生，而這種無能的性格鑄造了自己的悲劇，在論及寶玉的“無能”十分詳盡，有參考價值，但在寶玉天才方面卻未有提及。另外還有合山究²³的專著，以性別認同障礙，深入探討《紅樓夢》的結構及中心情節，詳細剖析定義了賈寶玉的自我意識、人際往來、女性膜拜、戀愛生活等，這是作為外國研究者以新鮮的眼光觀照《紅樓夢》，但當中對於中國文化的涉及是有一定的局限。

因此，對於賈寶玉形象的研究有較多的專著和論文研究，在論述叛逆思想性格上，多數論著在提及賈寶玉有先進的一面亦有一定的局限，有劉夢溪《紅樓夢新論》、²⁴張畢來的《漫說紅樓》、²⁵蔣和森《紅樓夢論稿》²⁶以及張錦池〈論賈寶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發展〉。²⁷劉夢溪《紅樓夢新論》認為寶玉是不滿意封建制度、敢於向統治階級內部挑戰的人物，但他身上還有這安富尊榮以及公子哥的習氣，雖然否定了封建制度，但對君權和親權是有一定保留，因此他常陷入無可奈何的矛盾以及找不到新的出路的苦悶中。這是作者階級局限和時代局限造成，反映本書反封建正統主義思想的不徹底性。這是從該書的時代

¹⁹ 張中良，〈寶玉之癡——《紅樓夢》心理分析之一〉，《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1989年），頁90-97。

²⁰ 周曉琳，〈賈寶玉形象的心理分析〉，《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期（1995年），頁51-56。

²¹ 周彩虹，〈甄寶玉、賈寶玉的心理分析〉，《名作欣賞》第6期（2020年6月），頁77-80。

²² 王春，〈無能的天才——賈寶玉形象的精神分析〉，《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8年），頁122-126。

²³ [日]合山究著，陳翀譯，《《紅樓夢》新解：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台北：聯經，2017年。

²⁴ 劉夢溪，《紅樓夢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頁74-77。

²⁵ 張畢來，《漫說紅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349-492。

²⁶ 蔣和森，《紅樓夢論稿》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40-89。

²⁷ 朱家雯，《《紅樓夢》導讀》（第一版）（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3年），頁33-91。

意義出發。劉大傑《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²⁸認為《紅樓夢》具有現實主義的思考，其中思想內容具有進步意義，主要代表人物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思想特色就在於勇敢反叛了他們所處的階級立場和家庭利益。作者是以社會性的角度來探討寶玉的反抗性，認為這種思想與農民的要求有一致性，因此對於所處現實社會背景的著墨更多，反而忽略了文本身所建構的大家族環境與寶玉自身的思想成長。張錦池以及張畢來的討論更為詳細，二者都討論了賈寶玉的當官、女兒觀、社交、儒家思想、寶玉創作等如何影響形成賈寶玉的叛逆以及其局限。

另外，還有偏向認同賈寶玉叛逆性格的歸因於青春展開論述，傅承洲的〈成長的煩惱和青春期叛逆——從年齡的角度看賈寶玉〉有從年齡方面研究寶玉的叛逆，²⁹另外，饒道慶的《《紅樓夢》的超前意識與現代闡釋》³⁰比較研究賈寶玉與西方成長小說的代表人物霍爾頓的叛逆在於其超前的意識以及青春期。

作為無能者形象，王昆侖³¹則認為寶玉是一個失敗的天才型，比起其他貴族少年博得了更多的諷嘲與悲憫是因為他以直感生活抗拒了他的時代，作者以“直感生活”來概括一生活法，“直感”對於身處年輕階段而有敏感的賈寶玉所指考察敏銳。歐麗娟《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³²全面性討論寶玉的各種形象，包括以兒童式的“自我中心”、“無能”、“紈袴”、“性別偏見”、“體悟”、“正邪兩賦”偏正氣等。偏向西方理論的運用，說法別開生面且言之成理。

²⁸ 劉大傑，《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頁28-42。

²⁹ 傅承洲，《戊戌集——宋元明清文學論稿》（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頁336-351。

³⁰ 饒道慶，《《紅樓夢》的超前意識與現代闡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頁313-329。

³¹ 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

³² 歐麗娟，《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台北：聯經，2017年。

三、正文

3.1 成長的恐懼——拒絕長大

在第二十三回，賈寶玉與眾多姊妹入住大觀園。園內的賈寶玉是唯一一個年輕男子，無疑是園中無形的權威，這也是他在賈府中的身份、地位，也是元春的關係賦予——“諸艷之貫”，³³而與之相對的空間則是大觀園以外的世界，在余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裏就將此劃分為兩個世界，對照之分別是“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形成了“清”與“濁”，“情”與“淫”，“假”與“真”，以及風月寶鑒³⁴的反面與正面劃分鮮明的二元世界。³⁵也就是說大觀園是乾淨無瑕而理想的世界，而大觀園外是骯髒、淫穢而現實的世界。宋淇〈論大觀園〉說：“大觀園是諸豔聚居的伊甸園”，³⁶而寶玉的理想就是做大觀園的“守護神”，大觀園裏面住的全部是女兒，除了寡婦李紈外全是青春年少而未出嫁的女兒，他終日裏守護著這些清明靈秀、美麗俊雅、純潔無邪的女兒，不讓她們受到塵世的侵襲和沾污。³⁷不過，夏志清在〈《紅樓夢》裏的愛與憐憫〉指出大觀園的現實性：“大觀園可以象徵性地被看作受驚恐的少年少女們的天堂……”³⁸也因此致使青春期的寶玉長期在“溫柔富貴鄉”裏內幃廝混，在第二十三回，正正寫了寶玉進園後的生活和心態：

且說寶玉自進花園以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

弗洛伊德在〈創作性作家與白日夢〉中認為，文學藝術作品是被壓抑的潛意識慾望的象徵，是不屈服的慾望和衝動的一種夢幻般的體現和滿足，也是本能慾望的升華。³⁹從賈寶玉配合四季所寫的〈四時即事詩〉⁴⁰見到他在潛意識裏正說明了對於這種生活的眷戀、滿

³³ 馮文麗，〈大觀園：“新關係”的空間〉，《紅樓夢學刊》第3期（2015年），頁181、194。

³⁴ 李丹丹，〈身份·性別·敘事——文化詩學視域中的《紅樓夢》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理論博士學位，2018年，頁150。

學者們都承認《風月寶鑒》的主旨是“戒妄動風月之情”，而“賈天祥正照鳳月鑒”一回亦印證“風月寶鑒”在《紅樓夢》中是一個象徵，不僅是情色的象徵，也是紅塵世界之一切欲望的象徵。

³⁵ [美]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頁36。

³⁶ 馮文麗，〈大觀園：“新關係”的空間〉，頁180。

³⁷ 饒道慶，〈《紅樓夢》的超前意識與現代闡釋〉，頁319。

³⁸ 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30。

³⁹ 孫乃修，〈弗洛伊德與二十世紀中國作家〉（台北：業強出版社，1999年），頁11。

⁴⁰ 霞綉雲幄任鋪陳，隔巷螭包聽未真。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盈燭淚因誰泣，點點花愁為我嗔。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小言頻。〈春夜即事〉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窗明麝月開宮鏡，室靄檀雲品御香。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水亭處處齊紈動，簾卷朱樓罷晚妝。〈夏夜即事〉
絳芸軒里絕喧譁，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濕棲鴉。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

足以至沉酣難醒，四首西昆體詩用詞靡麗，華美妖豔，寫的盡是賈寶玉剛入園與眾多女兒相親相近的生活，⁴¹此時寶玉十二、三歲，少年富貴公子落筆皆寫夜景，夜景的繁華景致更非尋常人家所知，反映出“富貴閒人”的悠閒自在、吟風弄月的日常生活，因此庚辰眉批所評：“四詩作盡安福尊榮之貴介公子也”，詩中的怡紅院景象也是之後行文的景象，多有照應，確是“真情真景”，⁴²四時的運行所產生的永恆周行之感，來展現其生活的完美實景，也就是寶玉在之後生活的宣言和縮影，⁴³當中的茶酒、睡夢、情愛盡是生命的享樂要素，也道出了寶玉心底理想世界的原型。但大觀園卻始終並非真正的理想世界，它處在世俗、封建家庭之中，所以夏志清道：“因此大觀園……，被指定誘使他們了解成年人的不幸。”⁴⁴大觀園的衰微從寶玉和詩友們那短暫的天真爛漫的插曲之後，最後發現的是繡春囊，這玩意促成了園子逐步進入衰微狀態，自此之後的紛爭不斷，矛盾與麻煩不可避免，愈演愈烈。從詩情畫意的大觀園墮入司棋之死，再到晴雯之死，之後是芳官、藕官、入畫等被清理，賈元春的薨逝，大觀園徹底失去支撐，眾多骯髒之事頻繁上演，其後更有大觀園鬧鬼，陰森恐怖之事頻仍。大觀園在多事之中逐漸衰落，正如元春貴妃所題的對聯“天上人間諸景備，芳園應錫大觀園”，暗示此乃將天上人間風景糅合在一起的真假兩半的虛構園林。⁴⁵也暗示著大觀園衰敗必使寶玉的幻想破滅。

而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也埋藏著這種深切的不安，賈寶玉曾在文中多次提到自己的“死”與眾多女兒們的“分離”：

只求你們同看著我，守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分，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第十九回)

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夠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第三十六回)

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

花。靜夜不眠因酒渴，沉煙重撥索烹茶。〈秋夜即事〉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綉鴉衾睡未成。松影一庭唯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卻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冬夜即事〉
(第二十三回)

⁴¹ 劉莉莉，〈從“西昆體”到“長吉體”——由詩風的轉變看賈寶玉的成長〉，《紅樓夢學刊》第1期（2019年），頁179。

⁴² [清]曹雪芹，《新批注紅樓夢》1（程乙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437。

⁴³ 歐麗娟，《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頁140-141。

⁴⁴ 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頁130。

⁴⁵ [日]合山究著，陳翀譯，《《紅樓夢》新解：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頁236。

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煙，一陣大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才好！（第五十七回）

我能夠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人事難定，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第七十一回）

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裡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啊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裡？單留我做什麼！”……“為什麼散的這麼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第一百回）

這些心願彼此類似，或癡或傻，卻隱藏著與眾多女兒分離的恐懼，在《青年心理學》中論及恐懼：

一進入兒童期，恐懼的對象就變為人與人的關係，即害怕面對許多人，害怕見到陌生人，害怕脫離夥伴們。另外，由於想象力的增強，也害怕現實中不存在的東西。在青年期，這個傾向進一步發展，變成了主觀上的東西。也就是說，成為與自我有關的個人恐懼。⁴⁶

處於多愁善感的青春期的賈寶玉，即使與女兒們無憂無慮地生活，但時常帶給他的是失去這種生活的恐懼，健康的成長情緒本該是青春期中順應良好的青年能夠接受那些自己不能改變的不幸的生活事實，⁴⁷他甚至說道“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一個人從嬰孩再長大成人的過程，是一個擺脫混沌走向自我的過程，也是擺脫依附走向自立的過程，但在這過程中，離散感是人必然會有的一種感受，⁴⁸在寶玉的心中有一種焦慮和害怕，成長就意味著“脫離夥伴們”——與女孩兒們的疏遠、分開。弗洛姆說：“分離的情形可能產生一種孤立狀態，從而產生淒涼之感，和造成強烈的焦慮和不安。”⁴⁹也就是斯萊文森所說的“群體飢餓”（即逃避孤獨的內驅力），有人把這看成人類最基本的需要，⁵⁰更何況處於青少年時期的賈寶玉，他開始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個體與別人的分離是必不可免，這種心理差異帶來的強烈挫折感使他想早死在女孩兒之前，因為在離開這個人世之前與女兒們是沒有分離的，這是人生的完滿，“也算是遂心一輩

⁴⁶（日）關忠文著，王永麗，周浙平譯，《青年心理學》，頁 78-79。

⁴⁷ [美]多蘿西·羅吉斯著，張進輔，張慶林，王琪，林力丹，李文權譯：《當代青年心理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133。

⁴⁸ 邵寧寧，〈啟蒙神話與成長的悲劇——《紅樓夢》人生解讀〉，《紅樓夢學刊》第 2 期（2002 年），頁 49。

⁴⁹ 樓霏，〈論賈寶玉的女兒觀〉，《紅樓夢學刊》第 2 期（1995 年），頁 209。

⁵⁰ [美]多蘿西·羅吉斯著，張進輔，張慶林，王琪，林力丹，李文權譯：《當代青年心理學》，頁 342。

子”。且想女兒們為他的死淚流成河，這種天真是獨立人格的缺失，也是自我過甚的表現，哲學家邊沁論“自我”認為：人的最高本性就是追求最大的快樂和最小限度的痛苦，人的本性由快樂和痛苦這兩個至高無上的君主統治著。唯有這兩個君主提出我們應該做甚麼，並決定我們將要做甚麼。⁵¹這種能與“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的及時享樂態度，希望時間永遠卡頓在自己美好的幼年時刻，在心理學中是稱之以“彼得潘症候群”對抗世界，對於歲月變遷、世事夷陵的現實世界的堅決反抗——永不長大或拒絕長大，他希望成為永恆的少年，否認時間的流動與成熟心態，直到化煙成灰——亦即形體銷亡才能放下自己的執迷。⁵²

3.2 成長的叛逆——懦弱與無能

在第三回，作者就用了〈西江月〉這首詞作批評了寶玉的性格：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又曰：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時光，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有論者認為這首詞是巧妙地以似貶實褒的口吻讚揚寶玉的叛逆性格。⁵³雖然並不只是如此，因為此詩讚是理解賈寶玉個人形象的鑰匙，也是他一生的寫照，實際上詞中是有貶有褒，以“批”寶玉，反諷自省，告誡世人。⁵⁴但點出一個重點就是寶玉的叛逆性格，寶玉的叛逆性格有較多的爭議，多數在其有沒有叛逆性做定論，有學者從“叛逆”一詞的涵義進行歸納，一是背叛，二是有背叛行為的人，原是貶義詞，再充其量而言也不過是中性詞。但在五十年代的研究則變成褒義詞。⁵⁵正如起庸的歸納：“歷史上的叛逆，總得有點進步的政治理想，有點憤世疾俗的行動，對於和他的自由傾向相抵觸的事物敢於抗爭的”。⁵⁶但他是否否定賈寶玉的叛逆，認為他的行動和思想只不過是內心的不滿和行動上的逃避而已。張畢來更從思想傾向歸納寶玉的進步思想是“異端思想”而非“叛逆性”，他界定三種情況為“叛逆性”：滿腦子儒家思想的人做著違背儒家教條的事。二是身為儒者受異端思想影響而觸犯儒家教條。三是身為儒生而受民主思想影響而批評儒家思想的人。

⁵¹ 林泳海，《幼兒教育心理學 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103。

⁵² 歐麗娟，《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頁146。

⁵³ 顏嘉慧，〈賈寶玉的悲劇性格分析〉，《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6年4月)，頁139。

⁵⁴ [清]曹雪芹，《新批注紅樓夢》1(程乙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74。

⁵⁵ 李新燦，〈賈寶玉形象研究史論略〉，《紅樓夢學刊》第4期(1999年)，頁324。

⁵⁶ 起庸，〈賈寶玉是叛逆嗎？〉，《晉陽學刊》第6期(1981年)，頁96。

而寶玉對禮教和家庭利益的背叛不可泛泛歸入“叛逆”，因為叛逆是具有“進步”和“革命”的思想寶玉，但寶玉思想上的複雜矛盾性，也就是碰上儒家孝道常使他退步的思想表現落後。但還是有零星進步且深刻性的存在，就是寶玉對於女孩子的尊敬。⁵⁷在那時代，寶玉的思想若與周遭對比也確實與眾不同，但論及異端則有些驚世駭俗，而“異端思想”與“叛逆性”的分別卻沒有準確的定義。更準確地說多數論者認為是反封建，而在寶玉的生活中最能代表封建勢力的就是三位封建家長，而寶玉的叛逆局限是對待封建家長的態度沒有任何怨恨不滿之意。⁵⁸在某程度上這是忽視了客觀條件，也就是賈寶玉自身的身份——一個十幾歲的青年，也就是處於青春期階段，他的認知、心理以及行動表現。

青春期的思維模式正處於從經驗型向理論型過度的時期，因為處於辯證思維的萌芽期，所以在思想方法上有很大的片面性及表面性，在人格特點上也缺乏成人般深刻而穩定的情緒體驗，也缺乏壓力、克服困難的意志，更對社會經驗十分欠缺。⁵⁹處於這時期的賈寶玉，正是因為因為心理發育還未成熟，情緒起伏不穩定，所以逆反的心理強。從心理學角度出發論及，其“叛逆性”也就是所謂的“逆反心理”和“逆反行為”，“逆反心理”或“逆反行為”特指對對方的要求採取相反的態度和言行的一種心理心理狀態和行為。⁶⁰

這些都是成長必經的過程，正如阿德勒所說：“青春期中他們往往是悲觀而怯懦的。”顯然，青春時期的賈寶玉在面對人生道路的難題上恰恰顯得怯懦而無能。寶玉出生在一個“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在他降生之前賈政和王夫人就有一子一女，但寶玉的長兄賈珠本已娶妻生子，功名加身，但卻因病而死，而寶玉則因此作為嫡子培養。再者，賈府“一代不如一代的兒孫”，寶玉這個家族的繼承者身負這光宗耀祖、振興家族的使命。所以，作為一個官僚大家族的嫡子，人生的選擇道路必定是以家族的價值為依歸，也就是讀書、考科舉為官。但寶玉是無意於經濟仕途之路的，〈西江月〉說寶玉“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但寶釵笑說寶玉“每日家雜學旁收”，正說明他是個博覽群書之士，怕讀《四書》，厭惡八股制藝那一套，⁶¹可以說憑藉寶玉的天賦背景，想延續

⁵⁷ 張畢來，《談《紅樓夢》（《紅學芻言》）（上海：知識出版社，1985年），頁133。

⁵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紅樓夢研究集刊編委會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54。

⁵⁹ 林崇德主編，《發展心理寫》（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頁357。

⁶⁰ 張興德，〈對寶玉的“封建社會叛逆說”質疑（上）〉，《銅仁學院學報》第3期（2013年5月），頁28。

⁶¹ 朱家雯，《《紅樓夢》導讀》（第一版），頁57。

何謂“雜學”？清人章學誠《章氏遺書·答沈蕙論學》云：“雍正初至乾隆十年許，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為矜尚。僕年十五六時，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通經服古調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文’，士不工《四書》文不得通”

祖輩光榮，必定不會遭受投靠無門、懷才不遇的苦滋味，⁶²可是，除了讀書方面之事，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更是拒絕了主流文化期待男人事業有成的事情，表現為“不願跟一般士大夫諸男人交往”、“不習慣峨冠博帶吊賀往還甚至晨昏定省等繁文縟節”、“不關心家族盛衰”、“不準備盡輔國安民的責任”，⁶³對於正統的思想與人生道路是採取消極的態度。對於社會所需要的性格，心理學家弗洛姆指出社會與性格之間的關係：“為了社會能良好運轉，社會成員必須具有某種性格，使其願意按照社會成員或社會中特定階層所必須順承的行為方式去行動，他們必須渴望做客觀上應該做的事情。外在壓力被內心的強制所取代，被人的導向性格的特殊力量所取代。”⁶⁴賈寶玉是與主流道路背道而馳的，當時榮國府已有沒落之迹，鳳姐曾經說過：“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不過彎兒來”，“咱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樣講究。”（第八十三回）連丫頭小紅都曾經對這家族發出這樣的憤慨：“‘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誰一輩子哩？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第二十六回）古董商冷子興也看得清楚：“外面的架子雖沒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第二回）

外表煊赫內囊乾枯的榮國府正需要賈寶玉承擔振興家族的責任，但他對這責任的態度卻是不願且反抗的，父親要他讀書，親自送他去書塾，他卻如同身陷牢籠，父親說起他：

“……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雖懂得幾句詩詞，也是胡謔亂道的。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雲月露，與一生的正事，毫無關涉。”（第八十一回）

他自己更對探春說道：“誰都像三妹妹多心，事事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才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該應濁鬧的”（第七十一回）可見寶玉是享樂現在的生活而不考慮將來出路，維持這種現況必定需要他來承擔家庭責任，他是知道這個家族的窘困，但仍然是“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咱們兩個人的”卸任和自私。（第六十二回）面對家族重擔，他所做的是逃避，寶釵、史湘雲勸他走仕途經濟道路，他就說是“混賬話”，每每談起就反感和逃避，大有青春期孩子反感讀書的逆反心理。不止於此，寶玉甚至出現精神失常的場面，阿德勒說“神經病症出現在一個人並不想用合乎社會要求的方法來面對眼前的社會性問題，這時他們就會顯非常慌張。”無論在人前還是人後都會用病痛做藉口，逃避本應該擔負的責任，⁶⁵第九十五回，寶玉上學沒多久就輟學，“只是怔怔的不言不語，沒心沒緒的”，這是瘋癲的預兆。第七十三回，寶玉因擔心賈政

⁶² 刘敬圻，〈賈寶玉生存價值的還原批評〉，《紅樓夢學刊》第1期（1997年），頁28-29。

⁶³ 同上註，頁31。

⁶⁴ [美]大衛·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譯：《孤獨的人群》（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5。

⁶⁵ [奧]阿德勒著，康源，盛寧譯：《阿德勒心理學》（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年），頁126。

查問功課，“勞費一夜神思”，六神無主，晴雯便提議寶玉裝病，“正中寶玉心懷”，病弱形象正是寶玉常有的形象，也是慣用的躲避壓力的方法，而這正是青春期自我控制能力和心理承受都較為弱的表現，所以寶玉被稱之為“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從未想過要面對周圍的期待給予回報，是註定要“于國於家無望”的。

不止在自己排斥的人生道路選擇上無能承擔，連自己一心渴求的愛情也無力抗爭。寶玉和黛玉兩人之間的愛情在成長路上是一種叛逆——因為是自由戀愛的方式，在一個封建家庭之中，他們之間的愛情是受限制的，因為兩人的愛情不符合家族的利益，因為“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婚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願”，⁶⁶“比起孤苦無依又病弱的林黛玉，健康而家庭富裕的寶釵則更具備一個大家族妻子的定位。正如第第三十五回，寶玉本想引賈母誇讚黛玉，便說道：“若是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姊妹裡頭只有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怎知賈母不但不提起黛玉，反而說出了對寶黛愛情稱得上是風雲變色的話：“提起姊妹，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個女孩算起，全不如寶丫頭。”能確定寶釵在賈府的地位，則更可從第二十八回賈元春送端陽禮品可見一斑，眾多姊妹中唯獨寶釵和寶玉一樣多，這已經是肯定寶釵作為寶玉婚配對象等同。但《紅樓夢》最後的結局寫出了林黛玉和賈寶玉的不幸結局：一個在淒清寂寞的瀟湘館裏死去，另一個最後離開賈府遁入空門！⁶⁷造成這局面的，除卻封建家庭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強制婚配，更重要的是他對於自己和黛玉的婚姻問題，始終毫無佈置。⁶⁸而青年人必須認識到的是他們的抱負必經和外部條件的變化、健康狀況、個人潛能相吻合。如果他們產生了一個不切實際的成就取向，他們就可能面臨一個失敗的人生。⁶⁹在一個封建的社會，自由戀愛的結合這種不符合實際的取向往往得面臨外部的打擊，而賈寶玉失敗的愛情除了主動向黛玉表達心意之外，並沒做出任何有力的抗爭行動，他只是懦弱地接受並等待封建家長的首肯。對於家庭的安排，他沒有察覺封建婚姻之下的欺騙性行動，也沒有主動向家族爭取愛情有力的地位。對於黛玉，除卻承諾之外一無是處，致使黛玉淚盡而亡。寶玉之於黛玉是人生中的絕對化，苦於女子身分而無從宣白自身的愛情，但黛玉之於寶玉，也僅僅只是死後沉哀至痛的祭文罷了。⁷⁰

⁶⁶ 朱家雯，《《紅樓夢》導讀》（第一版），頁 77。

⁶⁷ 郭豫適，《論紅樓夢及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77。

⁶⁸ 吳組緜等，王翠艷編，《名家圖說紅樓夢》，頁 320。

⁶⁹ [美]多蘿西·羅吉斯著，張進輔，張慶林，王琪，林力丹，李文權譯：《當代青年心理學》，頁 75。

⁷⁰ 劉夢溪，〈賈寶玉林黛玉愛情故事的心理過程〉，《紅樓夢學刊》第 6 期（2005 年），頁 80。

晴雯死後，寶玉寫了一篇沉哀至痛的祭文，叫《芙蓉女兒誄》。研究者都認為，名義上是誄晴雯，實際上是誄黛玉。

3.3 成長的覺醒——啟蒙至悟道

關於賈寶玉，在《紅樓夢》第一回就寫道：“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紅塵，歷盡一番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因無材補天而被遺棄降生人間，遊歷人間，在紅樓之中“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而聶紺弩說：“寶玉所以為寶玉，不是天生的而是逐漸形成的。”⁷¹成長的蛻變，哈佛大學哲學博士蘇曼·奈曼在《為甚麼長大》裏說道：“成年是一個啟蒙問題。”⁷²整部《紅樓夢》寫的是主人翁的戀愛婚姻悲劇，⁷³但對主人公賈寶玉成長過程的描寫，容易使人聯想到時下的成長小說，近年臺灣學者廖咸浩等人多次強調《紅樓夢》與“成長小說”之間的相似性，⁷⁴莫迪凱·馬科斯在他的論文“甚麼是成長小說”中定義成長小說主要有兩類：一類把成長描繪成年輕人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過程；另一類把成長解釋為認識自我身份與價值，並調整自我與社會關係的過程。⁷⁵本書的藝術結構正是以賈寶玉的心理歷程啟悟作為主要樞紐，⁷⁶誠如馬爾卡斯所定義：“啟悟故事所要表現的，可以說就是故事中年輕主角經歷過的，無論是他對於自我世界認識的重大轉變，還是性格上改變，還是兩者兼有。而且這些轉變，必會指示或引領他邁向成人世界。故事中不一定有某種儀式，但至少有些證據，顯示這些轉變似乎是有永久的影響的。”⁷⁷現實世界的逼迫必使他陷入思索、行動，在他的人生之中的每一次悟覺成就了他的成長，當中的啟悟是有回溯、有頓悟、有漸進，亦也有成長之中蛻變的痛苦，⁷⁸都是與他的情感、生理、精神等變化歷程勾連。

在第五回的夢遊太虛幻境，警幻仙姑評寶玉“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有意引導他“以情悟道”，希望寶玉認識女兒命運和“飲饌聲色”等人情人欲的必然幻滅，使之徹底

⁷¹ 朱學群，〈啟悟與超越：賈寶玉的心理歷程——論通行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的整體架構〉，《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88年），頁76。

⁷² [美]蘇珊·奈曼著，劉建芳譯，《為什麼長大》（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頁29。

⁷³ 吳組緡等，王翠艷編，《名家圖說紅樓夢》，頁258。

⁷⁴ 薛海燕，〈論《紅樓夢》作為“成長小說”的思想價值及其敘事特徵〉，《紅樓夢學刊》第4期（2009年），頁114、119。

《紅樓夢》對主人公賈寶玉成長過程的有關描寫很接近一般所說的“反成長小說”即“揭示出一個人為了拒絕長大，憤怒地離家出走四處流浪，或者是離群索居，頹廢地毀滅自我的生命軌跡。”

“反成長小說”不及“成長小說”那樣信任社會、信任教育，但無論是否信任及人生成敗如何，“成長”的生理事實都無法予以否認。

⁷⁵ 芮渝萍，范誼，《成長的風景——當代美國成長小說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233。

⁷⁶ 朱學群，〈啟悟與超越：賈寶玉的心理歷程——論通行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的整體架構〉，頁83。

⁷⁷ 歐麗娟，〈論《紅樓夢》中的度脫模式與啟蒙進程〉，《成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1年3月），頁143。

⁷⁸ 同上注，頁79。

覺悟，能夠“改悟前情，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⁷⁹但賈寶玉在太虛幻境中欣賞十二支〈紅樓夢〉曲子時“歌畢，還要歌副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歎：‘癡兒竟尚未悟！’”但這一回重要性是寶玉在夢中經過兼美的性啟蒙之後再與襲人“初試雲雨情”，此時賈寶玉大概十一歲，其代表的是寶玉生理早熟的標誌，而性早熟常與智力早熟並駕齊驅。⁸⁰在不久後，寶玉在夢中聽聞秦可卿的死訊，“只覺心中似戮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第一次直面死亡的寶玉感受到美的幻滅與人生的無常，這是“悟”的重要一步。⁸¹

在第二十一回以及第二十二回，寶玉續《莊子》、聽曲文，思想開始有領悟的變化，

二十一回，賈寶玉與姊妹們鬧了別扭，因而“自己悶悶的”，想著“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如此一想，卻到好無牽掛。”因此看著《南華經》後續的《莊子》：

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

賈寶玉因“情極憤極”，認為感情既然帶來苦惱困擾，還不如從源頭上毀滅掉，因此焚花散麝，戕仙姿，滅靈竅，求得閨閣之中的無是非（無參商之虞），無美醜（美惡相類）。⁸²可見寶玉思想還處於不成熟狀態，但開始有了對生活的感性認識和理性思索，而這些都在形成之中，因此不穩定且容易趨向極端，⁸³想要達到精神上的自由而不計一切擺脫世上的一切束縛，跟佛家“解脫”差不多。青年早期是處於人生觀萌芽的時期，這一時期的青年對人生雖能提出疑問，但尚不能且主動地反思自己，⁸⁴只是想擺脫困擾而非真正意義上的解決困擾，所以才會在作此思考後，在第五十七回，他說想跟紫鵲、黛玉死後在一起：“活著，咱們一處活著；不活著，咱們一處化灰化煙如何？”在他的理想境界裏，仍然是與所愛的人相處，所以作續裏所言只不過說說而已，所以在創作完後“擲筆就寢。頭剛著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所以黛玉打趣寶玉“無見識”，而這點悟道悟不到

⁷⁹ 丁滄，〈“太虛幻境”的現實意蘊——《紅樓夢》第五回簡析〉，《紅樓夢學刊》第4期（1982年），頁168。

⁸⁰ [奧]弗洛伊德著，車文博主編：《愛情心理學》（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頁90。

⁸¹ 冉瑩，〈自色悟空：論寶玉四次“悟”的過程〉，《長沙大學學報》第4期（2020年7月），頁114。

⁸² 張畢來，《漫說紅樓》，頁450。

⁸³ 邵寧寧，〈啟蒙神話與成長的悲劇——《紅樓夢》人生解讀〉，頁54。

⁸⁴ 林崇德主編，《發展心理寫》，頁420。

家，卻影響他一生的歸宿。⁸⁵

第二十二回，寶釵過生日點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臺山〉，其中一支〈寄生草〉引起了寶玉的注意：“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裡討煙蓑雨笠卷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寶玉聽完後“喜拍膝搖頭，稱賞不已”，顯然這戲曲戳中他的心產生共鳴，尤其當中的“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當時賈寶玉與薛寶釵、史湘雲和林黛玉幾人之間有些小兒女的感情糾葛，與襲人和麝月之間更是如此，本想調停薛史林之間的糾葛，反落得三方都不討好，因此他想到：“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尚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為”、“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在兒童期個體情感上的依戀對象主要是父母，到了青少年期則逐漸轉向朋友。到了青年階段，朋友成了心理生活上的需要，以避免孤獨和滿足社會性的需求。⁸⁶在此，寶玉清晰察覺到自我的孤獨，很顯然之前的聽戲照亮了寶玉深層意識裏的幻滅性格，以至於在以下啟蒙寶玉首次出世思想的“悟禪機”的情節。⁸⁷所以，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寫道：“彼於纏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脫之種子，故聽〈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讀〈脰篋〉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⁸⁸張平仁認為就性格、心理而言，悟禪機之後寶玉並沒有萎靡、厭世等明顯變化，⁸⁹但是其為未徹悟的表現，反而是播下寶玉在成長過程中“出世哲學”的種子。

除了個體人生感悟的察覺，賈寶玉在“情緣分定之悟”上更是重要的轉折。多數的論者都認為三十六回“識分定情悟梨香院”是一次重要的事件，此回是寶玉受齡官冷落，自來“從未經過這樣被人棄厭”的空前遭遇，後又目睹齡官和賈薔二人之惓惓癡情，就和襲人長歎到：“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不得老爺說我是‘管窺蠹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看來我竟不能全得。從此後，只好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浦安迪解釋若將“自我”的世界誤以為宇宙整體，那便如王希廉所言乃是管窺蠹測。⁹⁰寶玉自我中心的瓦解、崩塌，也就是否定兒童期的世界，開始審視自身，也是為孤

⁸⁵ 張畢來，《漫說紅樓》，頁 454。

⁸⁶ 張進輔主編，《現代青年心理學》（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 年），頁 414。

⁸⁷ 歐麗娟，〈論《紅樓夢》中的度脫模式與啟蒙進程〉，《成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1 年 3 月），頁 150。
“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雲證。無可雲證，是立足境。”

[清]曹雪芹，《新批注紅樓夢》1（程乙本），頁 417。

意謂至萬境皆空、全無驗證之時，始為立身之境。較之上回遣興續作《莊》之文，悟境雖高一層，然猶未大覺徹悟也。

⁸⁸ 王國維，《大師講堂學術經典 王國維講國學》，頁 78。

⁸⁹ 張平仁，〈《紅樓夢》“成長”主題研究評析〉，《曹雪芹研究》第 4 期（2020 年），頁 85。

⁹⁰ 歐麗娟，〈論《紅樓夢》中的度脫模式與啟蒙進程〉，頁 152。

獨的成人式鋪路。賈寶玉從此而悟知天下之人，各有其癡愛之心，亦各有其葬身之淚，不能非分“全得”。⁹¹青春期開始，被稱為“心理上的斷乳”時期，表示個體在心理上脫離父母的依賴亦即保護，逐漸成為社會獨立的成員，⁹²蒙府本側評曰：“這樣悟了，才是真悟。”寶玉有“愛紅的毛病”、喜歡在女兒堆中“廝混”等，長期的生活、興趣都關乎女兒之情。在這次“情悟”，讓他清醒知道並非自己一心以為自己愛女兒，女兒應當如此愛他，而愛情是有排他性。康德把啟蒙界定為一個成年過程，所以他才會在論文〈人類歷史的推測性開端〉寫人類理性的第一階段就是意識到人有能力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像其他動物那樣注定只有一條道路，且這種能在具有啟蒙思想的人身上顯得尤為強大。⁹³這一覺悟，是他最終在“山中高士晶莹雪（薛）”以及“世外仙姝寂寞林”中作出選擇有著重大意義，⁹⁴也是他皈依佛門的意義，因悟“人生情願，各有分定”而懂得“情”之認知的緣起緣滅，待到經歷各種生離死別、⁹⁵賈府的衰敗，才逐漸領悟緣起而滅、萬物皆空的本質。⁹⁶到了第一百一十六回，當寶玉再次神遊太虛幻境，再次看到十二金釵圖冊，才明白一切紅塵俗世中的情網掙扎都是徒勞。

衡量寶玉的啟悟過程，從混沌成長到頓悟、徹悟，正如浦安迪所概括：“解決雙重世界觀的可能性中，透露出一種明確的動態，至少是明確的方向感……有些作品，雖然在字裏行間看不出實際的歷程，但就啟蒙的次序而言，無論是頓悟還是漸悟，動態的情狀仍宛然在目：從無知到獲得真理。”⁹⁷

⁹¹ [清]曹雪芹，《新批注紅樓夢》2（程乙本），頁664。

⁹² 林崇德主編，《發展心理寫3版》，頁380。

⁹³ [美]蘇珊·奈曼著，劉建芳譯：《為什麼長大》，頁30-31。

⁹⁴ 李曉梅，〈賈寶玉和光源氏：由情悟空的心路歷程〉，《紅樓夢學刊》第3期（1995年），頁339。

⁹⁵ 劉夢溪，《紅樓夢新論》，頁350。

劉夢溪分析說：“圍繞著賈寶玉並促使他行動的環境，不是一潭死水，而是波掀浪湧、矛盾叢生的現實社會。逼死金釧、攆走司棋、迫害晴雯、芳官出家、尤三姐自刎、尤二姐吞金以及打死馮淵、石呆子破產，大故迭起、驚心動魄。大觀園內外的嚴酷現實不斷衝擊著寶玉的生活和思想，使他陷入深沉的思索。”

⁹⁶ 冉瑩，〈自色悟空：論寶玉四次“悟”的過程〉，頁117。

⁹⁷ [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29。

四、總結

所有的青年任務中，最基本和先決的任務是青少年需要發現自我。這個任務要求“體驗內部自我和外部自我之間的連續性即對自己從一個時刻到另一個時刻的連續性的感覺，體驗過去經驗的整合，以及第一次體驗到未來感即懂得一個人有個人的和社會的命運。”⁹⁸這也是青春期成長的人物，處於青春期的寶玉，敏感而感傷，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所言：“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⁹⁹賈寶玉正是因為觸碰到現實的污濁、罪惡而深惡痛絕，所以

“他愛的，是他此生無法選擇成為的；他恨的，是他此生無法逃避的！對於賈寶玉這樣一個處在兩個世界的夾縫裡的尷尬人來說，天地之大，他卻只能是“無可云證，是立足境”，他所選擇的也唯有棄世一途而已！”¹⁰⁰

幻滅感所帶來人間的不值得留戀，唯有出家才能解脫，出家才是脫離一切桎梏的自由。這是寶玉最後一步的成長，也是第一次邁開自己腳步的成長，而成長並不只是逃脫不開現實而苦苦掙扎的抵抗，當中包括著即是對現實生活意義的追求以及自我的選擇，儘管寶玉沒有在現實之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樂園，以消極方式抵抗現實的黑暗和紛擾，但積極所在的是寶玉選擇了另一條更適合自己的出路，成長的意味就是不苟同，選擇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有論者亦持相反意見，對於寶玉出家的討論也可進一步再論證。論文中有關成長小說在中西說明上亦是可再作進一步的論述。

⁹⁸ [美]多蘿西·羅吉斯著，張進輔，張慶林，王琪，林力丹，李文權譯，《當代青年心理學》，頁 20。

⁹⁹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65。

¹⁰⁰ 塗雪菊，〈賈寶玉：兩個世界裡的尷尬人〉，《紅樓夢學刊》第 5 期（2011 年），頁 162。

五、 參考資料

專書

-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清]曹雪芹，《新批注紅樓夢》1-4（程乙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日]小林左枝著，黃崇道譯，《男性心理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
- [日]合山究著，陳翀譯，《《紅樓夢》新解：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台北：聯經，2017年。
- [日]關忠文著，王永麗，周浙平譯，《青年心理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
- [美]大衛·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譯：《孤獨的人群》，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 [美]多蘿西·羅吉斯著，張進輔，張慶林，王琪，林力丹，李文權譯，《當代青年心理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美]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
- [美]蘇珊·奈曼著，劉建芳譯，《為什麼長大》，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
- [奧]弗洛伊德著，車文博主編，《愛情心理學》，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 [奧]阿德勒著，丹明子主編，《阿德勒談人格》，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0年。
- [奧]阿德勒著，康源，盛寧譯，《阿德勒心理學》，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紅樓夢研究集刊編委會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
- 王國維，《大師講堂學術經典 王國維講國學》，北京：團結出版社，2019年。
- 年。
- 朱家雯，《《紅樓夢》導讀》（第一版），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3年。
- 吳組緝等，王翠艷編，《名家圖說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
- 周汝昌，《獻芹集——紅樓夢賞析叢話》，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 林泳海，《幼兒教育心理學 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 林崇德主編，《發展心理寫》，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
- 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芮渝萍，范誼，《成長的風景——當代美國成長小說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 孫乃修，《弗洛伊德與二十世紀中國作家》，台北：業強出版社，1999年。
- 張畢來，《漫說紅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 張畢來，《談《紅樓夢》（《紅學芻言》）》，上海：知識出版社，1985年。
- 張進輔主編：《現代青年心理學》，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年。
- 郭豫適，《論紅樓夢及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傅承洲，《戊戌集——宋元明清文學論稿》，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
- 貴州省紅學會，《紅樓夢人物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 馮友蘭，《馮友蘭文集第12卷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5冊-第6冊》，長春：長春出版社，2017年。

- 鄒強，《中國經典文本中夢意象的美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 劉大傑，《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
- 劉夢溪，《紅樓夢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 歐麗娟，《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台北：聯經，2017年。
- 蔡益懷，《小說，開門》，香港：香港：天地圖書，2015年。
- 蔣和森，《紅樓夢論稿》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駱玉明，《簡明中國文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饒道慶，《《紅樓夢》的超前意識與現代闡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期刊論文

- 丁淦，〈“太虛幻境”的現實意蘊——《紅樓夢》第五回簡析〉，《紅樓夢學刊》第4期（1982年），頁163-176。
- 尤海燕，〈20世紀賈寶玉研究綜述〉，《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2期（2013年4月），頁5-16。
- 王春，〈無能的天才——賈寶玉形象的精神分析〉，《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8年），頁122-126。
- 冉瑩，〈自色悟空:論寶玉四次“悟”的過程〉，《長沙大學學報》第4期（2020年7月），頁113-118。
- 劉敬圻，〈賈寶玉生存價值的還原批評〉，《紅樓夢學刊》第1期（1997年），頁28-47。
- 朱學群，〈啟悟與超越：賈寶玉的心理歷程——論通行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的整體架構〉，《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88年），頁76-83、103。
- 朱學群，〈迷失在成年社會門檻之前的賈寶玉——對於《紅樓夢》的一個“主題學”和“文體學”的研究〉，《紅樓夢學刊》第1期（1991年），頁47-66。
- 李吉祥，〈論大觀園並非理想國〉，《學理論》第11期（2013年），頁178-179。
- 李新燦，〈賈寶玉形象研究史論略〉，《紅樓夢學刊》第4期（1999年），頁319-333。
- 李曉梅，〈賈寶玉和光源氏：由情悟空的心路歷程〉，《紅樓夢學刊》第3期（1995年），頁334-346。
- 周汝昌，〈《紅樓夢》精神分析與比較研究》序〉，《昌濰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1996年），頁39-42。
- 周彩虹，〈甄寶玉、賈寶玉的心理分析〉，《名作欣賞》第6期（2020年6月），頁77-80。
- 周曉琳，〈賈寶玉形象的心理分析〉，《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期（1995年），頁51-56。
- 邵寧寧，〈啟蒙神話與成長的悲劇——《紅樓夢》人生解讀〉，《紅樓夢學刊》第2期（2002年），頁41-58。
- 徐振輝，〈原始思維：賈寶玉心理世界一角〉，《紅樓夢學刊》第3期（1990年），頁103-111。
- 起庸，〈賈寶玉是叛逆嗎？〉，《晉陽學刊》第6期（1981年），頁96-98。
- 張中良，〈寶玉之癡——《紅樓夢》心理分析之一〉，《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1989年），頁90-97。

- 張平仁，〈《紅樓夢》“成長”主題研究評析〉，《曹雪芹研究》第4期（2020年），頁70-89。
- 張訓濤，〈《紅樓夢》與精神分析〉，《江西社會科學》第11期（2011年），頁109-112。
- 張雲，〈成長與死亡相伴——以賈寶玉的情感歷程為視角〉，《紅樓夢學刊》第4期（2008年），頁216-236。
- 張興德，〈對寶玉的“封建社會叛逆說”質疑（上）〉，《銅仁學院學報》第3期（2013年5月），頁28-33。
- 焦瓊，〈何以如此泛愛多情——以佛洛德精神分析學說談賈寶玉與源氏公子形象〉，《文學界（理論版）》第12期（2010年），頁58-59。
- 馮文麗，〈大觀園：“新關係”的空間〉，《紅樓夢學刊》第3期（2015年），頁175-198。
- 馮陽，馬冀，〈《紅樓夢》潛意識表像描寫及其特徵〉，《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6年），頁129-134。
- 塗雪菊，〈賈寶玉：兩個世界裡的尷尬人〉，《紅樓夢學刊》第5期（2011年），頁156-162。
- 靳婷，〈以《紅樓夢》為例淺談佛洛德精神分析批評中的象徵性〉，《語文學科》第10期（2008年），頁92-93。
- 劉莉莉，〈從“西昆體”到“長吉體”——由詩風的轉變看賈寶玉的成長〉，《紅樓夢學刊》第1期（2019年），頁177-194。
- 劉夢溪，〈賈寶玉林黛玉愛情故事的心理過程〉，《紅樓夢學刊》第6期（2005年），頁40-81。
- 樓霏，〈論賈寶玉的女兒觀〉，《紅樓夢學刊》第2期（1995年），頁205-227。
- 歐麗娟，〈論《紅樓夢》中的度脫模式與啟蒙進程〉，《成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1年3月），頁125-164。
- 鄧雷，〈賈寶玉人格精神分析批評〉，《凱裡學院學報》第31卷第3期（2003年），頁103-105。
- 薛海燕，〈論《紅樓夢》作為“成長小說”的思想價值及其敘事特徵〉，《紅樓夢學刊》第4期（2009年），頁114-129。
- 顏嘉慧，〈賈寶玉的悲劇性格分析〉，《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6年4月），頁139-141。
- 羅嗣亮，〈精神分析學與《紅樓夢》賞析〉，《文學評論》第9期（2015年），頁180-181。
- 李丹丹，〈身份·性別·敘事——文化詩學視域中的《紅樓夢》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理論博士論文，2018年。